



書叢劇戲 A1 057-1

音之謠造



戲 劇 叢 書

音 之

劇 編 頌 楊 戈 天

行 刊 社 版 出 濤 波

蘇 工 業 學 院 圖 書 館
藏 書 章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戲劇叢書(第一集)

造謠之音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再版

著者 天 戈 楊 頤

主編者 戲劇叢書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波濤出版社

上海石門一路一二四弄三號

電話 三四九八三

經銷者 全國各大書店

AA3 (1—3000)

時間

一九五〇年冬。

地點

江南某大城市。

人物

王春庭 中醫師，五十多歲。

王太太 將近四十歲，徐娘半老，風韻猶存。

王巧琴 他們的女兒，十六歲。

王小庭 他們的兒子，十二歲。

廖媽 他們的傭人。

胡萊 匪特。

錢格 匪特。

公安員甲乙。

佈景

王家樓下的會客室，也是王春庭醫師爲病人看病的地方，壁上掛着很多「華陀再世」「今日扁鵲」「仁術濟世」……等扁額或錦旗。有些古老式的陳設，如檀玄木的，墨漆油亮的椅子與雕花桌子。有花架與盆花，有收音機，還有一隻豢養在籠裏，唱歌很清脆的畫眉鳥。

台右是通巧琴姐弟住的屋子。後壁偏右我們可以看見被牆遮斷的，上樓的扶梯。樓上是王老夫婦的臥室，和平常客人住的房子。靠着扶梯左是通到後花園的小門。後牆有大窗，可以看到外邊的天，和後花園花木的枝葉。

台左，有茶几及衣架，靠左壁，有門通外面。

開幕時，畫眉鳥清脆的歌唱。王春庭得意的欣賞他的愛鳥。王太太在桌上揀了衣料，正在考究質料與花

色。

是黃昏的時光，窗外霞光泛紅，後花園的枝葉蕩擺。

王

（沉醉的）唱得好！唱得好！（拿起一把碗中的鳥米，細細端看一番，又送到鼻子聞聞）怎麼？這次炒的鳥米，是放一個雞蛋炒的？我不是說過嗎？要加兩個雞蛋炒！（又瞧瞧畫眉鳥，然後，索性把鳥籠托在手上看了一下吃驚地）A！畫眉鳥瘦了一些！A，A！羽毛也不光亮了！真是，你們好省的不省，偏偏省我畫眉吃的一個雞蛋！

太

（她一直在注視她自己的工作。完全沒有聽進王說的什麼。她，自言自語地）這一件，合起人民幣來嘛！不要十萬，也得九萬五千！這一件（又拿起一件衣料）這一件，我看，在街上出多少價錢也買不着。現在，在百貨公司要買好東西，就買不着了。（再拿起

一件衣料）這件太紅，太鮮，（放下）過幾年，巧琴倒用得着。……

王（憤怒地）爲什麼你省去我畫眉的一個雞蛋！

太（爲王的大聲，跳了起來）什麼？

王爲什麼省去畫眉的一個雞蛋？

太哎喲！我還說什麼大驚小怪的！我的老爺，我那裏敢把你的鳥兒餓瘦呀？我告訴你吧，今天早上，家裏的雞蛋，剛巧剩下兩個。廖媽炒鳥米的時候，敲開雞蛋，看見有一個雞蛋壞的，她就來問我，壞雞蛋要不要放進去。我想，你的畫鳥眉就是你的性命！我怎麼敢把雞蛋，（她又解釋着，較低聲）——其實，也並不是怎樣壞雞蛋，就是不新鮮，——你想，我怎能答應把不新鮮的雞蛋給畫眉鳥吃呀！買又來不及，所以今天，畫眉的伙食，就差點了。

王 唔，唔。

太 你看，這一件比那一件，怎麼樣？

王 （毫無興趣的）還不是差不多。（注意一下桌上報紙）我們捐贈的寒衣怎麼樣？

太 捐過啦！兩件衛生衣，五萬塊錢，完全照你的意思！

A！你說，這件衣料，在街上要買多少錢？做旗袍還是做短外套？

王 （放下鳥籠，嚴肅地）你老是喜歡人家送的東西，我就不贊成！這些東西有什麼好？洋貨，好看經不得使用！

太 呀？這又不是我向人家要的！是人家好心好意送給我的呀？而且，胡先生送東西給我，還不是你的面子。

王 我看的病人可多哩！我可不要人家送一次又一次，再說，我看病已經收過錢的了。他感激我，就像別的人送

我（指「華陀再世」等扁額）這些東西，或者登報介紹我出名得啦！這樣子送了又送，我變成什麼樣的人呀？
太 哎喲！你看你！變得這麼好骨氣！胡先生說，你醫好他的病，就等於他的（說不上來）再……再……再生之父！（不甚了解）就說，他把你當作爸爸一樣！

王（笑）那我的兒子可多咯！他什麼時候走？還要住下去？

太 怎麼樣？你不高興他住了？是不是？

王 唔，我不高興。的確。他有錢，為什麼不住旅館去？

太 我的老爺，他不是對你說過嗎？住旅館麻煩，公安員要查夜，又要登記表什麼什麼的。你以為人家在家裏借住幾天，是爲的省錢？你們早就是朋友了，解放前，在你醫好他的病之後，他就常常來家裏談談。現

在，他做生意了，從香港剛回來，爲了方便，在我們客房借住幾天，對你有什麼不好呀？

王 好倒沒有什麼不好。（頓）我覺得這個胡先生有點不正派？

太 你看，你說到那裏去了？你不高興人家住。就請人走好啦？怎麼，說人家不正派？你呀！

王 （感到被壓縮了一下，稍停，突然）我明白你，你不過爲了沾點人家小便宜，就喜歡人家住，是不是？是不是？

太 （給說中了，生氣地）……

王 我明白你，你就是愛沾小便宜！

太 我，怎麼沾小便宜呀？我向他要的？

（女傭人廖媽進來）

廖 老爺，東院那間房子，有人願意出兩斗米租不租？

太不租！兩斗米不租！解放前兩担米也租不來的！現在，想兩斗米就租，沒有這麼便宜！

王算了！那個時候，你的房子是租給國民黨反動派做官的。那些人的錢，不要本錢，花得起。現在解放了，不同啦！我們不過一兩間房子，我們不是靠它過日子。（自得的）還是靠我這個（以右手指擺動，按在左手臂上，意即診病。）！（轉身對廖）租！兩斗米就是兩斗米！（廖打算出去）回來！我的收音機，擺在裏面的，怎麼老是移動了？你看，擺在這桌邊，不是要摔落地上嗎？

廖老爺，這是客人移動的，客人收聽時候，總是喜歡把耳朵貼近收音機，所以他就把收音機從裏面移到桌邊比較方便。

王真是古怪。聽收音機，爲什麼要偷偷摸摸？

（廖把收音機放在原來位置——即靠近牆壁，然後出門去。）

太 你還說人家！人家怕收音機噤噤咕咕吵鬧你老爺，所以，把收音機開得小些，一個人夠聽就算了。

王 好，好，不說？你總愛幫着客人，我不說，不說。（稍停，走到收音機前，扭動開關與轉針。）

（收音機播出京韻大鼓。王入神的傾聽。）

（匪特胡萊提着一只手提箱進來。）

胡 京韻大鼓，好聽，好聽。（放下箱子，從衣袋拿出一個紙包，打開紙包拿出一些布料和化妝品）有一個朋友從香港來，他是我的老搭擋。他也帶來一些東西，王太太，你看，這件料子，怎麼樣？

太 （趨前，不忍釋手的）好，花色又好，質料又結實。
胡 我的朋友用不着了，他送給我，我呢！到香港還怕沒

有？所以，我送給你了。

太 （歡天喜地）謝謝！謝謝！

胡 （拿出兩聽三五牌香烟）這是送給王老先生的！

王 （關了收音機不甚理睬。）我吃不慣那烟，太辣，刺喉。我還是抽水烟（指桌上水烟）夠味，你這些就放在客廳，留着大家抽吧！

胡 這是頂好的蜜士非陀牌口紅，王太太，這是正牌子。
太 真的，我一看就知道真牌子。

胡 也送給太太。

太 喲！我老啦！還用得着這些玩意兒。（想了一想）也好，留給巧琴，巧琴過幾年，總是要用的。

王 巧琴也用不着。她現在是少兒隊隊員，將來是青年團員。她不會用這些東西的。就說她將來要用。也用不着美國貨！

胡

（故作驚奇）什麼？王老先生！巧琴參加了共產黨的青年團？呀！王老先生！這不是玩兒的！現在，我們最好不管政治。（神秘地）你們不曉得嗎？蔣委員長就要回來了，那個時候，（擔憂的）王老先生，你們一家人，……

王

瞎說八道！蔣介石那個王八蛋，還有本領回來，我看，他遲早在台灣跳海死！要不了的話，會給人民解放軍抓住槍斃，他還回來哩。夢話！

胡

（改變鋒頭）可是，王老先生，爲什麼一定要她參加少兒隊，青年團呢？在學校好好讀書不是很好嗎？

王

參加少兒隊是她自己參加的。將來參加青年團，也是她自己的志願。現在共產黨領導的少兒隊，青年團，可不像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的團員，一天到晚只好當特務殘害好人。追女孩子，胡作胡爲。

新民主青年團和少兒隊的孩子，那可好啦！就說巧琴吧，別看她年紀青青，回家來講些道理，頭頭是道呢！

（巧琴，小庭兩姐弟在外面歌聲……）

捉匪特！

殺匪特！

匪特就是個賣國賊！

捉匪特！

殺匪特！

匪特就是個賣國賊！

（巧琴，小庭唱着歌進來）

巧 爸爸！媽媽！胡伯伯！

王 這麼晚才回來！

巧 今天我們學校裏學習時事，討論很熱烈。所以就晚

了。

胡 你們學校裏討論些什麼？

庭 討論，討論些，——姐姐！討論些什麼呀？

巧 （對弟弟微愠）你看你，又忘了，不是說學習時事，要結合當前情況，要我們提高警惕，謹防匪特嗎？

庭 （拍掌）對！老師說，我們家裏有收音機的，不要收聽美國之音！因為美國之音，是「造謠之音」！

太 （看了胡一眼）收聽美國之音，也是和謹防匪特有關嗎？

巧 有關！完全有關！因為收聽美國之音，就容易中敵人的宣傳毒計。而且匪特也就利用美國之音的造謠來擴大造謠！

王 （極為快慰的，對胡）怎麼樣？共產黨領導下的孩子，進步可快哩！講的話都有道理！

胡

（沉思半響）王老先生，別的意見我沒有，對於收聽美國之音，我覺得倒不會像學校老師說的那麼嚴重！美國之音是美國廣播的，怎麼會和匪特有關？而且聽聽美國之音，也可以聽聽美國人怎樣準備世界大戰。在我們做生意的人來說，可以摸摸行情。在王老先生來說，也可以增廣見識呢！

太

對呀！聽聽收音機的美國廣播，怎麼搞出匪特來？匪特又不是一點點大，會從無線電裏鑽出來！

王

在自己的中國，有這麼多的人民廣播電台，不去收聽。為什麼收聽那美國之音的廣播。我一聽見中國人給美國人廣播的聲音，我就不愛聽，再說，美國人如果不是對中國人存着壞心眼兒，為什麼一天到晚噁噁咕咕對中國人廣播？這還不是賣假膏藥的，靠騙人的宣傳？